

饥饿的狗

阿·莱格里亚著



0579143

47.893
52-63

饥饿的狗

〔秘鲁〕西罗·阿莱格里亚著

贺 晓 译

社 法 法 法



10009673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Ciro Alegría
LOS PERROS HAMBRIENTOS

Empresa Editora Zig-Zag, S. A.
Santiago de Chile, 1954

封面设计：秦 龙

饥 饿 的 狗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3}{8}$ 插页 2

1982年7月北京第1版 198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5,000

书号 10208·102

定价 0.49 元

目 次

一	牧羊狗	1
二	狗的来历	9
三	雄狄的遭遇	20
四	深夜豹影	32
五	小骨改换主人	39
六	强盗的狗	46
七	所罗门的忠告	66
八	一块玉米田	71
九	木瓜	76
十	新的播种季节	102
十一	辽阔世界上的一小块地方	105
十二	“圣母啊，救救我们吧”	112
十三	干旱的景象	118
十四	“好饿啊，我的羊儿”	122
十五	驱逐及其他	128
十六	等啊，等	134
十七	马塞，哈辛塔，雄狄	146
十八	饥饿的狗	151
十九	喜雨	168

一 牧羊狗

单调而悠长的吠叫声，尖厉刺耳，如泣如咽，象鞭子一样驱赶着羊群。那羊群正小步跑着，东一口西一口地啃着硬梆梆的针茅，在一片灰秃秃的安第斯山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白色斑点。

那是一个很大的羊群，不算羊羔就有一百对。要知道，不论是牧羊姑娘安图卡还是她的父母、哥哥、姐姐，他们都是以对来计数的。在他们的数学中，最大的数字就是“一百”。数到一百之后就得再从头数起。所以，他们可能会说“五个一百”、“七个一百”或者“九个一百”。不过，实际上从来用不到这么大的数字。为了简便，就借用“对”这个在土著人的习惯中由来已久的计算单位。归根结底，何必要找麻烦呢？计数是守财奴的事情。一个不知道什么是金钱、只是进行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易的民族，理所当然地养育不出精通数学的子孙。当然，这些全都是题外的话。我们刚才在讲的是一群羊。

安图卡一家对于能有那么多羊已经非常知足。看羊的狗也同样非常满意。它们的吠叫声虽然有些凄楚，不过，那也只是吠叫声罢了。实际上，它们总是欢快地跳着跑着把

羊群赶到主人想要去的地方，而牧羊姑娘却跟在后面用纺锤捻毛线，有时闷声不响默默地走着，有时嘴里哼着歌儿，只是偶尔吆喝那么一两声。那些狗不仅懂得她的手势，甚至也能听懂她叫它们到这儿到那儿的简短话语。

山高山青野漫漫，
我的羊儿满山转；
羊羔雪白咩咩叫，
紧随母羊身后边。

安图卡甜蜜轻柔的歌声在几步之外就消失了。安第斯山辽阔而又荒凉，几棵青草简直就可以算是冷漠的大自然的额外恩赐了。

太阳是我生身父，
月亮是我亲生母；
晶莹星斗撒满天，
姐姐妹妹无其数。

山峦起伏，青峰直竖，浓密的云雾绕着山峰缓缓升腾。

巨大的山石巍峨肃穆，使得羊群、牧狗以及“以歌为伴”的十二岁的牧羊姑娘显得更加渺小。一旦找到合适的草滩，姑娘就停下脚步，狗也收敛了自己的叫声。深沉的寂静使得少女的心灵感到压抑，于是她就大声呼唤：

“云来，云来，云来来来……”

生长在安第斯山里人们都是这样呼喊的，那是因为他

们与大自然朝夕与共，亲密无间。

“风来，风来，风来来来……”

有时真的会呼呼地刮起强劲的大风。峰岩呜咽，草木呼啸，乌云翻滚；狗身上的长毛被吹乱，安图卡的黑头巾、红裙子也腾空飘舞。每当这种时候，她就以玩笑的口吻对陪伴在身边形影不离的狗说道：

“看见了吗？真的起风了。风听从了我的召唤……”

接着她就纵声大笑，那笑声就象一股喷涌的清泉。狗好象领悟了主人的心情，轻轻摇着毛茸茸的尾巴，油乌闪亮的尖嘴巴上面一对灵活的眼睛里也流露出了笑意。

“狗啊，可爱的小狗……”

然后，他们就躲进密集的草丛里，隐设在草堆之中。风从他们的头顶上掠过。安图卡一边捻线一边和狗搭讪着说个不停，还不时地放下手中的活计抚摸它一阵。

“狗啊，可爱的小狗……”

她每隔一会儿就看一眼羊群，如果哪一只羊走得太远了，就用手指着吆喝道：

“你看，桑博，快去叫它回来……”

于是，那只狗就跑到离群的羊跟前，围着它叫个不停，直到把它赶回羊群。并不需要过分紧逼，所有的羊都知道，若是不服从的话，它绝不罢休。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有哪一只羊落到了羊群后面，就有丢失的危险，要不就会被时刻躲在暗中窥视的豹子或狐狸吃掉。

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桑博又跨着土种狗特有的轻

捷步子，跑回到牧羊姑娘身边趴下。他们偎依在一起，借助对方身上的热气取暖。

在那时而晴澈蔚蓝，时而阴云密布的天空下，他们就这样面对着蜿蜒起伏的安第斯山峰，守护着咩咩叫的羊群度过一整天。安图卡不停地捻着毛线，有时嘴里还念念有词、喊叫或者唱歌，有时却闷声不响，俨然和那广漠无边的石山上的沉寂融为一体。桑博尽心地陪伴着她，尽管有时难免要把头假在她那柔软的裙子上打个盹儿，但却总是非常警醒，竖着耳朵听候她任何轻微的差遣。

有时候小牧童潘丘瘦削的身影会突然出现在陡峭的山梁上。于是，安图卡就把他叫过来。为了不让两群羊搀混在一起，潘丘先把羊群赶到一定的距离之外安顿好，然后再兴冲冲地急忙走到她的跟前。他随身带着的那条黄狗一看见桑博就不友好地哼哼起来，可是终于在各自主人的呵斥下相安无事。安图卡和潘丘从小就象兄妹一样，说笑个没完。每次潘丘都要摘下用红线绳拴着挂在脖子上的笛子吹奏几段，于是，欢快而又忧伤的瓦伊诺和凄楚的亚拉维^①的乐曲就随风播扬。有一支名叫《曼恰伊普伊托》的曲子特别打动安图卡的心，就连狗也受到了感染，不住地发出呜咽。她苦笑着强打精神呵斥桑博：

“别出声，傻瓜……真没见过这么傻的狗！”

有一次潘丘说道：

^① 瓦伊诺，亚拉维：均为印第安民族民间乐曲。

“这支谣曲是一个害相思病的神父作的……”

“你快讲讲。”安图卡恳求说。

潘丘讲道：

“据说有个神父爱上了一个姑娘，可是，因为他是神父，姑娘却不爱他。后来那个姑娘突然死了。神父那么喜欢她，就去把她的尸体从坟里扒出来搬回了家。到家之后，他从尸体上取下了一截大腿骨做成了笛子，于是他就白天黑夜地守在尸体旁边，不停地吹着这支曲子……因为他太爱那个姑娘，再加上这支曲子过分悲伤，所以他就疯了……住在附近的人们听见他整日整夜地老是吹奏那支曲子，就去看看他是怎么了，为什么那么悲伤，结果发现他守着姑娘已经腐烂的尸体，一边哭一边吹着笛子。跟他讲话，他根本不理，还是把笛子吹个不停，因为他已经疯了……就这样，一直吹到死去为止……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狗才要叫起来……一听到这支曲子，神父的魂儿就来了，所以狗才要叫；据说狗一看到鬼魂就叫……”

安图卡说道：

“确是太悲了……以后你别再吹了……”

然而她却是打心眼里喜爱这支曲子。她觉得《曼恰伊普伊托》那悲痛欲绝的哀怨传遍了她的全身，使她产生一种快慰的忧伤，使她经受难忍但却又甜蜜的折磨。颤抖的音符象是一把利剑，无情地把她刺伤，同时又隐隐地打动了她的心。

潘丘觉察到了这一切，所以就经常不断地吹奏这支传

奇的亚拉维谣曲，每次吹完之后，还要对她说：

“哭成了这个样子，心里一定是喜欢得不得了……”

安图卡以动了情的女性的目光期待地凝视着他，可是过了一阵，恐惧突然向她袭来，于是就赶紧低下头去捻线，并且呵斥在一边呜咽的桑博。她那双娇嫩的小手象是两只褐色的蜘蛛，熟练地转动着纺锤，从蚕丝般洁白的毛团里抽出一根匀称的细线。潘丘欣喜地望着她，随便地吹着笛子。

这就是安第斯山区人们恋爱的情景。她的情侣与她年纪相仿。正在发育成熟的肉体终将取得胜利。毫无疑问，有一天他们将要结合，并且生儿育女，而他们的子女也必然会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和另外一些牧女、牧童相遇。

不过，潘丘并不常来。如果他不来，安图卡只好在孤寂中打发着时光。这孤寂只有当她同风、同云讲话的时候才略为打破；这孤寂因为有桑博的默默陪伴才不显得过分难以忍受。天色晚了，于是他们就动身回家。冬天的时候回去得比较早，因为傍晚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常常会突然刮起大风，下起暴雨。安图卡站起来一声吆喝，狗就从草丛里蹿出来吠叫着把羊群聚拢，不慌不忙地赶回羊圈。

安图卡一共有四条狗：桑博，万卡，小骨和小皮。全都是远近闻名的好牧羊狗，它们的后代遍布附近地区的每一个角落，个个机敏尽职，无一有损于这一狗种的名声。它们的主人西蒙·罗乌雷斯也象他的狗一样有名。他的声望一方面要归功于他的狗，另一方面也因为他除了别的一些长处之外，笛子吹得特别好，敲鼓也非常有功夫。

在日常的放牧中，桑博总是跟在安图卡的身边走在最后，万卡在前头领路，小骨和小皮分别在两侧不让羊儿离群一走散。它们都很称职，从不把羊咬伤，也不为了让羊听话而对着羊的耳朵叫个不停。那些劣种狗一碰到不听活的羊就时常发火，直到把它咬死了事。桑博它们却很有耐心，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拿胸脯一撞或者轻轻地咬住毛一拉，也就让羊乖乖地听从驱使了。它们一挨近羊的身边，就表明那只羊应该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对着耳朵一叫，就是要它掉头往回走。它们就这样边跳边跑干着自己的事情，快活得很。

它们对刮风下雨毫不在意。有时候，昏暗的天空早早就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遇到这种情况，潘丘若是在的话，每次都要把自己的漂亮花斗篷给安图卡披上。安图卡也总是拘谨地用一句“没关系”婉言谢绝，然后就起身回家。雨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转眼间滂沱如注；雷声隆隆，闪电如同一挥即逝的火剑，劈刺着青紫色的山峰。四只狗警觉地紧紧拥着羊群，使之聚成一团，疾走如飞。他们必须尽快渡过峡谷和溪流，否则，山洪一下来就没法通行。不过，他们还从来都没有被截住过。他们闷声不响地匆匆走着，每一个闪电和每一次雷鸣都要引起羊的一阵惊恐。可是狗却若无其事，任凭雨水顺着打湿了的毛往下流淌。安图卡跟在后面，轻盈地拨开灰蒙蒙的雨帘，为了不在粘滑的泥地上跌倒，捻线杆变成了拐棍儿，草帽檐也放了下来，好让雨水滴落。

然而，几乎每次当他们赶到家的时候，雨也就停了，五

彩缤纷的晚霞呈现出一片喜悦的景象。安图卡把羊圈好，就走进屋去。她的任务也就到此结束。顺便说一句，她家的房子在那一带是不多见的。虽然也是草顶，但只有一间是苇箔墙，另外一间却是用土坯垒的。在廊檐下的灶火边，她妈妈华娜正在给她父亲西蒙·罗乌雷斯、哥哥提莫特欧和姐姐彼申塔盛饭。这位牧羊姑娘在吃饭的人围坐起来的圈子里自己该坐的位置上坐下来，和他们一起分享香甜的麦粒、玉米和葵根。几只狗也凑近前来，在一个圆钵里领取自己的一份口粮。看家狗萨普拉同样也在那儿。它们从不争抢，因为都知道提莫特欧挥起棒子来可是非常厉害的。

青紫色的迷雾最后变成一片漆黑，夜幕已经降临。华娜留出几块第二天引火用的火炭之后，把灶火熄了，然后大家就各自去睡觉。可是那些狗当然不在此例。它们在羊圈里不停地对着宁静而又深沉的黑夜吠叫。正如人们常说的，它们只闭着一只眼睛睡觉，因为豹子和狐狸总是利用夜幕的遮护袭击羊圈，攫取猎物，所以，只要听到一点点哪怕极其微小的响动，它们都要吠叫。必须不停地吠叫，因此，天都大亮之后，野兽已经停止了活动，狗却还在汪汪地叫。它们冲着月亮叫。月亮，圆得象铜钵，光亮如镜子，是诗人的情侣，闺秀的明灯，但在狗的心目中，却遭到了和饥豹饿狐一样的命运。

“汪……汪……汪汪汪……”

桑博一家以及附近其他同类的吠叫汇聚成了一曲声震安第斯山夜空的大合唱。

二 狗的来历

桑博和万卡都是从外地来的。具体点说，都是西蒙·罗乌雷斯带回来的。当时它们还很小，连眼睛都没有睁开。即使睁开了眼睛，其实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它们是用斗篷的前襟兜着来的。也许它们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却感到了一阵连续不停的颠簸摇晃。这是马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长途跋涉的缘故。这两只小狗来自甘苏尔，是堂罗维尔托·波马家著名的狗群的后裔。

“华娜，我带狗回来了……”西蒙·罗乌雷斯一走近家门就喊了起来。华娜跑过去把它们接过来，放进了羊圈。

它们由于幼小无知，一连好多天在羊圈里吮吸着硬硬的小奶头。为了培育出好牧羊狗，人们在它还没睁眼之前就把它从母狗身边抱开，让它去吃羊奶。这样一来，狗就有了同羊群不可分离的感情。我们的朋友们终于睁开了眼睛，它们看到的是鼓胀的奶头、无数条细腿和一个由白色圆形物体组成的世界。四周是一股膻腥的气味。它们就在那种环境中生活，小小的奶头流出供它们充饥的乳汁。它们懂了：羊群是它们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后来，那只小母狗试着走动起来。它在羊腿中间磕磕绊绊，还让羊粪蛋给滑

了一个跟斗。咩咩的叫声印入它的脑海。它想学羊叫，结果发出来的却是汪汪声。然而，它那微弱的声音却把一只羊羔吓得直打哆嗦，并使一只母羊赶紧朝旁边躲开。于是，它发现了不同之处。不过，奶头确实很好，还可以继续吮吸。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事，而这些母羊能够使它们生存。没过多久，它的兄弟也明白了同样的道理。

与此同时，当时专管放羊的彼申塔和小安图卡对小狗睁开眼睛这件事情感到特别高兴。她们把狗抱回家里。

“给它们起个什么名字呢？”

西蒙·罗乌雷斯说道：

“那只小母狗应该叫万卡。”

“那只牙狗颜色深一点儿，就叫它桑博^①吧。”

它们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给牙狗起那么个名字很好理解，因为它虽然也是灰色，但要比万卡深。可是，“万卡”又是什么意思呢？谁也没有向西蒙打听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万卡”原是印加帝国时代一个勇敢善战的部落的名字。这个名字很可能犹如暗夜中的一颗亮星突然闪现于他的脑海。“万卡，”他讲话的口气俨然是说，“它将肩负艰巨的使命。”对于一只狗来说，这是不足为怪的。事实上，狗象亲兄弟一样分担着山区居民的甘苦。

万卡和桑博逐渐长大，同时和羊群以及罗乌雷斯全家

① 意即：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混血儿。

建立起了亲密的感情。当然，它们的眼睛很快就变得更加敏锐，而且也看得更远。它们的主人皮肤黝黑。西蒙和华娜已经微微有些驼背。提莫特欧的斗篷包裹着宽大的胸脯。教它们放牧本领的彼申塔长得挺拔而又机灵。不过，它们更喜欢安图卡，年幼活泼的安图卡。她总是等着它们从山上回来，并且经常到羊圈角落里的狗棚去。他们一起嬉闹玩耍。她恐吓地用手打它们，它们也假装狠命地咬她。羊群惊恐地看着他们之间激烈然而并不流血的战斗。

它们也熟悉了当地的环境。主人的房子座落在山坡上，四周是一片田地。远处起伏的山岗中间散布着别的房屋，田野随着季节的更替，时而碧绿如茵，时而又黄似金毡铺地。往上走是放牧牲畜的层峦叠嶂，峻岩耸立，野草繁茂。向下不远，在肥沃的谷底，则绿树成荫，环抱着一大片红瓦房。它们曾经跟着彼申塔到那儿去过一次，看见了一些面皮白嫩的人，高屋厚墙和声粗嘴宽的短毛大狗。为了不让那些狂叫着冲过来的怪物把它们吞掉，彼申塔不得不把它们抱在怀里。总之，它们见识了许多事物。那个地区到处都是纵横的沟壑，遍地墨绿色的树木从山顶绵延开来，一直连接着远处鬼才知道什么地方的山峦。对面很远的地方矗立着巨大的青峰。万卡和桑博从未有过要到那儿去的念头，不仅是因为路遥山高，而且也不能丢下羊群不管。大宅院里大狗的吠叫声越过峻岩，顺着山坡从远处传来。我们的朋友们也使劲地跟着叫起来，可是它们的叫声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么响、那么吓人，山谷只是发出尖细的回声作为响应。

不管怎么说，生活是美好的。它们在逐渐长大。由于不断地跟着矫健的羊群跋涉奔跑，肌肉变得结实有力。很快它们就都长大了。修长的身躯离开地面只有三拃来高，长满了浓密的灰毛，尾巴又粗又大，耷拉着的小耳朵非常警觉，稍有动静就立刻直竖起来；尖尖的鼻子能够嗅出十天之前的踪迹；雪白锋利的牙齿可以咬断整棵树木。

要问它们是属于什么的吗？这是没法说清楚的。它们也象秘鲁的人一样，血统混了又混。这些作为安第斯山的外来客的凶悍的狗，全都是个子小、毛厚、叫声尖细。皮毛多为灰色，也有黑色、棕色、浅黄和花斑的，样子有点儿象狐狸，但是，毫无疑问，和原来印加帝国时期常见的阿尔科种狗杂交过。一般都认为阿尔科狗绝种了，其实它们一定是象它们的主人一样，经过混血而成为今天的狗。来自西班牙和本地出生的祖先，正如西蒙和其他一切混血种人一样，在万卡和桑博的身上融成一体。

没过多久，生命就在它们的腹中发出了呼唤。万卡生下了六个子女。按照习惯，它不能对它们全都尽到母亲的责任。有四个一生下来就被人从身边夺走放到了母羊的脚下。当然，剩下的两只是吃它的奶长大的。它们的毛皮都是毛茸茸的，跟羊羔一样。这些小狗也都长大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都能跑、能跳、能看羊了。但是，一方面由于牧羊狗很稀罕，另一方面西蒙也养不起那么一大群狗，所以它们就都陆续被卖掉或者拿去换羊了。

除了个别的例外，每一窝小狗都是这样处理的。由万

卡奶大的，不象那些吃羊奶长大的狗那样依恋羊群。不过每次西蒙都要问买主：“你要它看羊还是干别的？”买主可能说：“看家。”也可能说：“看牛。”牧牛人马努埃尔·里欧斯就说想要一条会看牛的狗。在这种情况下，西蒙就给他一只不适于看羊但却可以派作别的用场的狗。过了些日子之后，马努埃尔说利牙在对付牛的方面很有一套。它能用牙咬住那些不听话的牛，把它们乖乖地从牧场赶出来。他说，有一次要赶牛过马拉尼翁河，可是带头牛突然转身要往回走。这可是非常要命的事情，因为整个牛群都会跟着回来，一旦上了岸，就休想再把它们弄下水去。遇到这种情况，就只好用筏子摆渡。当时马努埃尔和其他牧人都站在岸边，一看见牛要掉头，他就对狗说：

“快去，利牙，把它弄过河去……”

那只狗立刻跳进河里，但是，谁也没有指望它能领会主人的意图。令人吃惊的是，它一下子就冲过去死死咬住那只牛。河里水大流急，利牙硬是逼着那只带头牛掉转头往对岸游去。这时候马努埃尔也在岸上呐喊助威。尽管河心波浪很大，那只带头牛却不得不朝对岸走，其他的牛也都跟着游了起来。直到牛蹄子踏上对岸的土地，利牙才松开嘴把它放掉。马努埃尔感动得差一点儿流出眼泪。当他同别人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谁都不相信。于是他就把当时在场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的人一一列举出来，并且还说：

“你们以为利牙是一只什么样的狗？真见鬼！”

象这样的狗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都能有好运气。